

■ 大刀进行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1940年2月，日军对胶东整个地区发动了“梳发式”大“扫荡”，妄图将抗日力量斩尽杀绝。他领导东海人民举行了第二次抗日武装起义，很快组织起一支千余人、七八百支枪的抗日武装力量。

于克恭：血染胶东的司令员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张保军

6月初，记者收到了陈兰芳老人的一封信：“去年，我老伴于杰多次对我说：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没有力气整理材料了。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你抽时间，把我妈妈留给我的、‘我爸爸的遗物’和一些资料整理一下，交给烟台市博物馆。”

今年5月，陈兰芳终于完成了老伴生前的心愿。6月9日，他接受记者采访，追述未曾谋面却心存敬仰的岳父、中共胶东区东海特委书记、东海指挥部指挥兼政委于克恭的荣光一生。

乡村办学 投身革命

于克恭1907年出生于牟平县六区地口村（今威海乳山市崖子镇南地口村），农村富裕家庭。读高小时，于克恭就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了解了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史实。

1925年，于克恭刚满18岁。立志于改造农村贫困现状、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他，在家乡地口村创办了第一所小学。白天，他教学生读书识字，晚上开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教农民识字算数，宣传革命思想，还经常与崖子、牟平、烟台一带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们一起，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他们针砭时弊，抨击列强，呼唤贫苦大众组织起来，与命运、与反动势力抗争。

青年时代的于克恭，刚正豪爽，仗义执言。据说，当时，与地口村毗邻的郎里村有个地主叫王香蒲，因哥哥是国民党而倚官仗势，对四乡百姓高利盘剥，极为残忍，老百姓对他恨之人骨，却敢怒不敢言。一次，地口村的一个小商贩，向王香蒲借了一笔钱，并立了字据，于克恭的叔父于学仁为他作保。后来，商贩因手头无钱拖延了偿还期限，王香蒲便带着狗腿子，封了于学仁家的里外大门，不让于家人进出。忍无可忍的于克恭，去找王香蒲说理，王香蒲恃有恶，蛮横耍赖，行凶打人。

不畏强权的于克恭到牟平县府控告了王香蒲的胡作非为，并要求将其拘留。王香蒲却施出伎俩，一方面贿赂勾通官府，一方面暗地派人谋害于克恭。于克恭虽有理，却败了诉。王香蒲的卑劣手段，没有使于克恭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斗争到底的信心。他又写状子，先后到烟台、济南法院控告王香蒲欺压百姓，揭发了县官府贪赃枉法的行为。就这样，经过了长达两年的斗争，于克恭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赢得了地主土豪的嚣张气焰。

1930年，于克恭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过去有说法认为，于克恭的家庭很贫困，但据我了解，他家里去过地和房子都很多，为了革命，他变卖了家里部分土地，办起酒坊，以



于克恭

酿酒为掩护从事党的活动。”陈兰芳说，于克恭走村串户，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员壮大队伍，秘密建立起党组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在本村先后发展了30余人入党，使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和壮大。于克恭家中，四个弟弟都参加了革命，他还先后介绍本家兄弟和亲戚等八人入党。

当时，共产党的联络站就设立在于克恭的家中，掩护和接送党的地下工作者，成为联络站最重要的工作。为了保护同志，于克恭此时并没有发展妻子王春光入党，不知真相的妻子却是他最得力的命令执行者，为他迎来送往着各路“客人”。

狱中坚守 秘密斗争

1934年初，于克恭被任命为牟平县委书记。此时，山东军阀韩复榘派张翼五到胶东任“剿匪司令”，配合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反动武装镇压革命。一时间，胶东被白色恐怖笼罩。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于克恭无所畏惧，他机智地躲过敌人的几次搜捕，通过“打短工”和“换工”等形式，在田间、山坡秘密召开会议，进行联络，有时还在深夜步行几十里地去参加党的基层支部会和区委会。

不久，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各地与省委失掉了联系。为了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于克恭受胶东特委的委派，去天津向党中央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返回时，为躲避敌人的搜查，他将北方局的机密文件裱糊在点心盒里，冒风险一路闯过关，终于将党的指示安全带回胶东。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胶东特委迅速发展壮大了各县村的组织和武装力量。

1934年10月，由于叛徒告密，于克恭被敌人



抗战初期于克恭(前排左一)与战友合影

逮捕，被监押在国民党牟平县看守所。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于克恭不但不屈服，反而更加坚强，誓死不透露党的丝毫信息。无奈之下，敌人只得将他押到济南第一监狱。狱中，于克恭继续严守党的秘密，竭力保全党的组织，不承认任何“罪行”。几经审讯，济南法院抓不到他的什么把柄，最后以“危害民国”罪名将他判刑两年半，转押到湖北省武昌反省院。

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于克恭，把监狱当战场，以法庭当讲坛，慷慨激昂地痛斥敌人的卑鄙无耻，揭露反动派残酷镇压屠杀革命人士，压迫剥削劳苦大众的暴行。他曾对前来监狱探视的地下党员王岐山说：“回去告诉同志们，共产党人只要活着就要斗争下去，只有不懈地斗争，才能求得光明的未来。”借放风的时机，他就同狱中党员秘密联络，组织大家在狱中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因狱卒克扣囚粮和虐待政治犯，他组织三次绝食，迫使敌人让步。

抗战爆发 两度“东上”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共合作局面之下，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各种压力，逐步释放全国的政治犯，被捕四年之久的于克恭终于获得自由。出狱后，他西去延安，经张闻天介绍，到了山西八路军总部，一面学习，一面随军作民运工作。

随着北平、天津、济南等地相继沦陷，整个华北局势陷入危急之中。在山东，由于韩复榘的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官吏相继逃跑，大部分重要城镇为日军所侵占，人民群众悲观失望。肩负着上级党组织交给他的重任，于克恭重返胶东开展工作。

1937年11月，受八路军总部派遣，带着中央指示精神和重托，于克恭从延安重返胶东工作。到达胶东后，他及时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积极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大纲”，为恢复牟海地区党的组织，组建中共牟海临时工委做了大量工作。

12月，于克恭参加了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起义，即东海第一次武装起义。于克恭深入各县，广泛动员民众参军参战，一大批农民、工人、教师 and 青年进步学生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同时，他深入各村庄筹粮筹款，并把家中的积蓄捐献出来，还抓住时机，利用有利地形开建军工厂，建立后方医院，为起义队伍提供后勤支持。起义成功后，于克恭总部队转至蓬莱、黄县、掖县（现莱州）一带。

1938年春，于克恭调胶东特委工作，任胶东抗日自卫团总指挥。同年秋，奉命由掖县去文登地区抗日根据地。

此时，全国的抗战形势进入了相持阶段。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派制造摩擦和抗战逆流的影响，胶东地区也开始了“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这年秋天，日军集中兵力对胶东各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国民党顽固分子到处逮捕共产党员，大肆屠杀抗日民众。

东海地区，自三军西上以后，就为日顽所盘踞，环境极为恶劣。就在这时，特委决定派于克恭到东海一带开展工作，重新整顿和建立党的组织。

接受任务后，于克恭立即组织了东上工作团。为防止路上发生意外，工作团从黄县出发，晓宿夜行，穿山越岭，历尽艰辛。当行至福山城南巫山时，被驻守的国民党福山县县长陈昱的部队所挡，于克恭和20余名同志被扣。第二天，陈昱派兵将他们押至栖霞城，交给顽军蔡晋康

■ 大刀进行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七十年前的战斗硝烟早已散去，细节却深深印在了87岁老人刘金祯的脑海中。作为战斗的亲历者，他娓娓道来，讲到激动处慷慨激昂，说到伤心时又深沉平缓，思绪飘回到那个寒风刺骨、弹林如雨的夜晚……

借庄突重围 血染青云山

□ 本报记者 王建
本报通讯员 张鹏岳

新泰城东，青云山拔地而起，宛如擎天一柱，山水相映，风光秀丽，无数文人墨客赋诗填词，歌颂赞美。抗战爆发，山水形胜笼罩于烽火之中，这里是抗日根据地与日伪统治区的交界地带，敌我力量犬牙交错，交火不断。1945年元旦，在山西西北的大小借庄就曾爆发过一次激烈的战斗。

七十年前的战斗硝烟早已散去，细节却深深印在了87岁老人刘金祯的脑海中。作为战斗的亲历者，他娓娓道来，讲到激动处慷慨激昂，说到伤心时又深沉平缓，思绪飘回到那个寒风刺骨、弹林如雨的夜晚……

元旦夜宿小借庄

1944年12月，中共新泰城分区委、城分区敌工站和岫山分区委决定元旦期间在小借庄开会，讨论新的一年如何对敌斗争。正在费县执行任务的刘金祯和岫山分区区长吕博泉接到通知，立即赶回。

“出了新泰城就有碉堡，一直到临沂，一路碉堡。”两人晓夜行，吕博泉在前，刘金祯在后。人高马大的吕博泉穿着粗布衣服，在刘金祯前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

刘金祯记得，吕博泉原名吕汝宽，罩在这个高大身材上的原本不是粗布，而是长衫。

1928年10月，刘金祯出生在青云山西面的汶南镇杨家洼的一个贫苦之家，在兄妹五个中排行老三。刘金祯聪明伶俐，“在村里是个活跃的小人物”，父亲就把他送到了村北的学校上学。

在学校里教书的是个外号叫“张大头”的先生，整天念些之乎者也，刘金祯不大感兴趣。后来，吕博泉到校任教，“讲课进步得多，我很欣赏他。”

16岁那年的七月异常闷热，刘金祯却终生难忘。一天，吕博泉约刘金祯在村北夫子庙前的柳树下面见面。刘金祯先到，不一会儿，吕博泉也来了。

吕博泉鼓动刘金祯参军打鬼子，刘金祯才知道吕博泉是共产党。“我很尊重老师，也想



借庄突围战遗址碑

出去，就答应了，从那以后就整天跟着他。”那晚，刘金祯没有回家，两人枕着鞋，铺着吕博泉带来的一条床单，露宿在了青云山下的一块大石板上。

吕博泉是岫山分区区长，同时兼任新泰敌工站委员。刘金祯说，吕博泉经常带着他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日伪据点和伪军中。接到开会通知时，两人正在对日伪进行分化瓦解。

摸黑赶路，小心翼翼地绕过敌人的碉堡和据点，12月31日夜里10点多，吕博泉和刘金祯赶到了小借庄。村里已是一片漆黑，只有零星的几户人家还有灯光。

两人直奔开会的老家，吕博泉去开会，刘金祯吃饭休息。老乡特意准备了馒头和大白菜，刘金祯平时吃的都是地瓜煎饼和咸菜，馒头和大白菜已是美味佳肴。吃过饭，老乡将刘金祯带到铺着干草的北屋里，“我躺在干草上，枕着包袱，盖着吕博泉的棉袄。”赶了一夜路，旅途的疲惫袭来，刘金祯进入了梦乡。

汉奸敌密遭包围

刘金祯说，除吕博泉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城分区敌工站站长李冠群、城分地区委书记张奎元、区中队副队长朱久政、做公安工作的杨

同新、做敌伪工作的刘魁武、刘建义等，都是新泰抗战的重要人物。

城分区敌工站站长李冠群神出鬼没，老百姓口中流传着许多他打击汉奸特务的精彩故事。

有一次，李冠群带着战士姜茂法到了汉奸尹某家。尹某等8人正在睡觉，李冠群和姜茂法堵住门口，然后高喊：“我们是八路军，现在一个连包围了你们，共产党宽大俘虏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赶快扔出武器投降，否则就把你们炸死在屋里。”汉奸们惊慌失措，急忙把枪扔出窗外。李冠群收起枪，将汉奸集中在院子里，用匣子枪指着尹某的头：“你们都是中国人，却帮着日本人做事，都应该枪毙。”汉奸们下跪求饶，李冠群说：“你们既然认了罪，就饶了你们。谁要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就是钻到老鼠窟窿里也要掏出来，谁改邪归正，立功赎罪，不但不杀，还要奖赏。”特务们以后都收敛了自己的行为，尹某还为抗日政府买过棉花和子弹。

特务李某认贼作父，坏事做尽，新泰县委决定除掉他。李某行动隐秘，出门总是带着鹰犬。李冠群接到任务后，和战士们化装成农民，在城里侦察。这一天正是城南关集，李某在一个布摊上与掌柜聊天，李冠群上前假装询问布

价，李某一抬头，李冠群就用枪指住了他，接着扣动扳机，李某应声倒地。集上立刻炸了锅，赶集的人四散而去，李冠群混在人流中安全撤离。

李冠群等搅得日伪心神不宁，敌人恨得牙痒痒，急欲除之而后快，在小借庄等地布满汉奸特务，调查李冠群等的行踪。由于汉奸告密，敌人摸清了参加此次会议的人数和所住的房子，日军驻新泰的三角部队包围了小借庄。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三点多，警觉的刘金祯听到有声响，起身一看，进来的是吕博泉、张奎元和刘魁武，就又躺下了。

恩师血洒青云山

“啪啪啪……”突然间，一阵枪声惊醒了众人。紧随着枪声而来的，是鬼子“吡吡”的敲门声。

从大门已经出不去，吕博泉一脚踢开北墙上的窗子，跳了出去，刘金祯被刘魁武托了一把，也跳到街上，连鞋都没来得及穿。此时街上枪声大作，子弹呼啸而过，四人向村西南方向突围。

来到村外沙河边，只见一群鬼子，身穿黄棉大衣，正用机枪疯狂地扫射。去路被封锁，刘金祯等只好返回向村北方向突围。

在村西北河边也埋伏着十几个鬼子和伪军，他们用机枪从侧翼向刘金祯等人扫射。正在狂奔的刘金祯突然感觉右小腿被碰了一下，回头一看，吕博泉抱着肚子倒在了血泊之中。刘金祯正要去扶，只听张奎元大吼一声：“小刘，快跑！”“这一声我现在还记得。”刘金祯强忍悲痛继续向前跑。

李冠群带着几个战士向村东方向突围，在一片叫做刘家林的坟地被日军包围。李冠群等利用坟头向日军还击，但子弹很快打完，李冠群身负重伤，他忍着剧痛将会议文件埋藏好，最后壮烈牺牲。

刘金祯一口气跑到了王家石山子，双脚磨得鲜血直流，站在高高的山丘上回望小借庄，发现鬼子正在向新泰县城撤退。原来，驻扎在大借庄负责为会议警卫的区中队听到小借庄的枪声，绕到了敌人背后发起攻击，日军以为八路军主力部队来增援，慌忙撤退。



在借庄突围战中牺牲的李冠群

刘金祯从老家借了一双旧鞋，想起牺牲的战友，放声大哭起来。“这次战斗，我的恩师吕博泉，还有李冠群，刘魁武等8位战友牺牲，血染青云山！”讲到这里，他的声音低沉了下去。

武工队伸张正义

当天晚上，刘金祯悄悄地回了家，不敢进门，只能躲在后窗听家里的动静。借庄战斗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家里，家人不知虚实，以为刘金祯在战斗中牺牲，起了灵堂，母亲蒙着被子趴在床上轻声哭泣。

“不敢大声哭，村里有汉奸，听见了就要杀你的头，日本人占领着，连哭的权利也没有。”“妈妈，我走了。”刘金祯贴近窗口，轻轻说道：“妈妈听见我说话就不哭了。”

告别家人后，刘金祯去找新泰县委，之后长期在商业、外贸和商检系统工作，后来定居青岛。对七十年前牺牲的战友，他始终无法释怀，直到听说当年的告密者被处决，心中郁积的愤怒才稍稍得以缓解。

借庄突围后，新泰县委派出20多名武工队队员，抓捕告密汉奸。“一个汉奸在借庄东北的管家庄被公开枪毙了。”

另一名汉奸的处决过程是时任新泰县委书记周星夫后来告诉刘金祯的：武工队员穿着日本军装，骑着高头大马，进了新泰城，在南关，一枪把汉奸给毙了。

少小离家，乡音未改。2007年，从山东省商检局局长岗位上退休的刘金祯携家人回到新泰，寻访借庄突围的遗址，看望恩师吕博泉、刘魁武的家人。在新泰烈士陵园，刘金祯敬献了花圈，纪念碑上刻着借庄突围战牺牲的所有烈士的名字，在吕博泉名字后面的括号里，有汝宽二字，刘金祯轻轻说了一声：“对了。”